

史坦倍克著 董秋斯譯



相峙

駱駝書店出版

相持

史坦倍克著
董秋斯譯

終於到了晚間。外面的街燈亮了，街角餐室的霓虹招牌，在空中放射着它那強烈的紅光，一明，一暗。那個招牌把一種柔和的紅光投入吉木·諾蘭的臥室。吉木，雙腳放在白床單上，在一張堅固的小搖椅上一連坐過兩個鐘頭。天色既然很暗了，他把雙腳移到地板上，然後拍打他那發麻的兩腿。當一陣一陣的癢在他的小腿上波動時，他靜靜地坐了一會兒。隨後他站起來，開一隻沒有罩子的燈。燈亮以後，照出那個帶傢俱的臥室——鋪有雪白床單的大白床，黃橡木衣櫃，磨得露出褐色經線的潔淨的紅地毯。

吉木走近室角的面盆架，洗了洗手，然後用手指把頭髮梳濕。他對着懸在室角面盆架上的鏡子，把他自己的小灰色眼睛打量了一會兒。他從底面衣袋中取出一個帶袋夾的梳子，梳他那褐色的直髮，然後在一側整齊地分開。他穿着一套黑色衣服和一件敞領灰絨布襯衫。他用手巾擦乾那一片薄薄的肥皂，投入敞着口立在床上的紙提包中。提包中有一把吉勒特剃刀，四雙新短襪，和另一件灰絨布襯衫。他流覽了一下那個臥室，然後把提包口扭合。他又不經意地向那個鏡子打量了一會兒，然後熄了燈，走出門外。

他走下狹窄的未鋪地毯的樓梯，敲前門旁的一扇門。門開了一點兒。一個女人看過他，然後把門開得更寬一點兒——這是一個嘴旁有一粒黑痣的漂亮的大女人。

她向他微笑。『諾蘭先生，』她說道。

『我要去了，』吉木說道。

『不過你會回來的，你要我留下你的房間吧？』

『不。我必得永遠離開了。我收到一封通知我的信。』

『你不會在這裏接到什麼信哪，』那個女人猜疑地說道。

『不。在我工作的地方。我不回來了，我多領了一個星期的工錢。』

她的笑容緩緩地消失。她的神情似乎不知不覺地帶了怒意。『你應當在一個星期前通知我，』她鋒利地說道。『規矩是這樣的。因為你不會通知我。我只好扣留你多領的工錢。』

『我知道。』吉木說道。『就這樣好啦。我先前並不知道我能住多久。』

笑容回到女房東的臉上。『你是一個安靜的好房客，』她說道，『雖然你住得並不久。假如你再回來，一直來這裏吧。我一定給你安排一個地方。我接待每次留港時來我這裏的水手們。我爲他們安排地方。他們不肯去任何別的地方呢。』

『我一定記住，密爾太太。我把鑰匙留在門上了。』

『燈關了嗎？』

『關了。』

『那末，我要到明天早晨再上去了。請進來喝一杯吧？』

『不啦，謝謝你。我就得走了。』

她的眼睛智慮周到地擠攏。『你未惹亂子吧？我或許可以幫助你呢。』

『沒有，』吉本說道。『沒有人釘我的梢，我不過去作一種新工，得再見，密爾太太。』

她伸出一隻塗粉的手。吉本把紙提包換到左手裏來，把她的手握了一會兒，觸到他手指下柔軟的肉彈

力。

『不要忘記，』她說道。『我總能安排地方。人們一年跟一年地回我這裏，水手們和兜攬生意的商人們。』

『我一定記住。再見。』

她從後面看他，直到他走出前門，由士敏土臺階走下人行路，然後作罷。

他走向街角，看珠寶店窗子裏的時鐘——七點三十分。他趕忙向東走去，先經過一個百貨商店和獨貨商店區，再經過那個批發物產區，這時，在晚間，那一帶是安靜了，狹窄的街道寂寂無人，倉庫的入口被木柵和鐵絲

網關閉起來。他終於來到一條三層磚房子的舊街道。那些房子的下層開設當舖和舊工具店，上兩層是背時的牙醫生的診所和背時的律師的事務所。吉木在找到他所要的號數以前，張望每一個門口。他走進一個暗黑的門口，登上一道膠皮鋪面、銅葉鑲邊的狹窄的樓梯。一個小夜燈點在樓梯頂，那一道長廊中只有一個門口從麻面玻璃中透出一道光線。吉木走向那道光線，看見玻璃上的『十六號』，然後敲門。

一種鋒利的聲音叫道：『進來。』

吉木推開門，走進一個簡單的小辦公室，其中有一張寫字桌，一個金屬檔案櫥，一張行軍床，和兩張直背椅子。寫字桌上有一個電爐，上面有一個小錫咖啡壺，一面冒泡，一面噴汽。一個男人隔着寫字桌嚴肅地看吉木。他瞥了一眼他面前的卡片。『吉木·諾蘭？』他問道。

『是的。』吉木仔細看他。這是一個整齊地穿着一套黑衣服的小個子。他把他那茂密的頭髮從頂上一直向兩側梳下來，想遮起一條橫過右耳的半吋寬的白癢痕，但未辦到。那雙眼睛是鋒利的，黑色的，敏感的，不斷地從吉木看到卡片，從卡片看到牆上的日曆，從日曆看到一個鬧鐘，再從鬧鐘回到吉木。那個鼻子是大的，鼻樑處厚，鼻尖處窄。那張嘴或許有過一個時期是肥厚的，柔軟的，但習慣的筋肉緊張已經把它壓緊，在每一片嘴唇上作出一條很深的皺紋。雖然那個人不會多過四十歲，他的臉上却露出抵禦打擊的很深的橫紋。他的手像他的眼一樣敏感，那是一雙大手，幾乎大得與他的身體不相稱，生有平頭的厚指甲的長手指。那雙手像瞎子摸索一

般在寫字桌上移動，撫摸文件的邊緣，循行寫字桌的桌角，輪流接觸背心上的每一顆鈕扣。右手伸向電爐，扯下電鈕。吉木靜靜地關上門，走近寫字桌。『我接到來這裏的通知，』他說道。

那個人突然站起來，伸過他的右手。『我是哈里·尼爾生。我這裏有你的申請書。』吉木握手。『請坐，吉木。』那敏感的聲音是柔和的，不過是用力變柔和的。

吉木把另一張椅子拉近，坐在寫字桌旁。哈里拉開一個桌抽屜，拿出一個開過孔的牛奶罐頭（那些孔被火柴塞起），一孟糖，和兩個帶柄的厚孟子。『喝一孟咖啡吧？』

『當然，』吉木說道。

尼爾生把黑咖啡斟進兩個孟子。他說道，『哪，我們的入黨手續是這樣的，吉木。你的卡片遞進入黨審查委員會。我必須同你接頭，然後作一個報告。委員會通過那個報告，然後表決你入黨。所以你知道，假如我把你問得很仔細，我是不得不這樣的。』他把牛奶倒進他的咖啡，然後抬起頭來，他的眼睛笑了一秒鐘。

『當然，我知道，』吉木說道。『我會聽見你們比工會同盟俱樂部更嚴格。』

『必然，我們必須這樣！』他把糖孟推向吉木，然後突然問道，『你為什麼要求入黨？』

吉木攪合他的咖啡。他的臉在集中注意下皺起來。他向下看他的膝蓋。『嘿——我本可以告訴你一大些小理由。主要的是：我的全家都被這制度毀了。我的老人家，我父親在工潮中受了那末大的打擊，他變成了醉漢。

他起了一種要炸掉他過去作工的屠場的念頭。嘿，他胸部中了保安隊一顆大粒的散彈。」

哈里插嘴道，「你父親是洛伊·諾蘭嗎？」

「不錯。三年以前犧牲了。」

「哎呀！哈里說道。『他過去以全國最有力的好漢著稱呢。我曾聽說，他可以空手打敗五個警察呢。』」

吉本露了一露齒。『我猜他可以，不過他每次出外，總遇到六個。他總挨一頓大打。他時常渾身是血地回家。他總坐在飯灶旁。那時我們必須避開他，連對他說話都不可以，否則他便大哭。當我母親後來洗他時，他便像狗一般哀鳴了。』他停了一一。『你知道，他是屠場的屠夫。時常喝熱血來維持他的氣力呢。』

尼爾生迅速地看他，隨即把眼光移開。他把那張申請片的一角折起，用大拇指指甲壓平。『你母親還在吧？』他柔和地問道。

吉本的眼睛收攏。『她一個月前死了，』他說道。『我那時在監獄中。浮浪罪，三十天監禁。她要死的消息傳進來。他們准我帶同一個警察回家。她並沒有什麼不妥。她完全不肯講話。她是一個天主教徒，不過我的老人家不准她去教堂。他恨教堂。她一味地看我。我問她，要不要請一個神父，但她並不回答，一味地看。大約在早晨四點鐘她死了。一點也不像要死的樣子。我未去送葬。我以為他們會准我去的。我不想去。我以為，她不過不想活。我以為，即使下地獄，她也不在意了。』

哈里敏感地動了一下。『喝咖啡，再多喝一點。你好像半睡半醒呢。你沒有嗜好，是不是？』

『你是說麻醉劑？不，我連酒也不喝。』

尼爾生抽出一張紙，在上面作了一些筆記。『你怎樣犯了浮浪罪？』

吉本恨恨地說道，『我在塔爾曼百貨商店作工。一夜我出去看影戲，回家時我看見林肯方場有一羣人。我停下來，想知道什麼緣故。公園中央有一個正在講話的漢子。我攀上摩根參議員銅像的臺座，以便看得更清楚一點。隨後我聽見警笛聲。我在看從對面走進的保安隊，得又有一隊從後面走來。警察從後面打我，剛剛打在頸背上。當我醒過來時，我已經被判以浮浪罪了。我昏昏沉沉了不少時候。剛好打在這裏。』吉本把手指放在他的頸背上，腦蓋的底部。嘿，我告訴他們，我不是無業遊民，我有職業，也教他們去問塔爾曼商店的經理韋伯先生。他們去問了。韋伯問，他們在什麼地方提到我，警官說，『在一個過激分子的大會中，』於是韋伯說，他從來未聽見過我的名字。因此我受了罰。

尼爾生又插上那個熱電爐的電針。咖啡開始在壺中作響。『你好像喝了個半醉，吉本。什麼緣故？』

『我不知道。我覺得我已經死了。過去一切都不存在了。在我來以前，我已經結束我的寓所。我本來還有一個星期可住，已經付過錢。我完全不想回去了。我要同過去斷絕關係。』

尼爾生把咖啡盃斟滿。『注意，吉本，我要把作黨員的大概情形告訴你。你在一切決議上有表決權，但是一

經表決，你必須服從。當我們有錢的時候，我們想給實際工作者二十圓一個月的生活費。我不記得我們有過有錢的時候。哪，注意聽要作的工作：在工作地，你要同一般工人並肩作工，你要在完工以後作黨的工作，每天有時作十六到十八個鐘頭。你要盡可能維持自己的生活。你以為你辦得到嗎？」

『辦得到。』

尼爾生用指尖這裏那裏地摸那張寫字桌。『連你想幫助的人也時常要恨你。你知道這一點嗎？』

『知道。』

『那末，你為什麼要加入呢？』

吉本的灰眼睛在疑難中半閉起來。他終於說道，『監獄中有一些黨員。他們同我談話。我生平每一件事都是一團糟。他們的生活並非一團糟。他們有一種工作的目標。我也要有一種工作的目標。我覺得我已經死了。我相信我會又活過來。』

尼爾生點頭。『我知道了。我知道你非常對。你讀過幾年書？』

『中學二年級。隨後我就去作工了。』

『不過你說起話來好像讀過更多的書呢。』

吉本微笑了。『我已經讀過許多。我的老人家不要我讀書。他說，我會拋棄我自己的同類。不過我仍舊讀。』

天我在公園中遇見一個人。他開給我一個書目。噫，我已經讀了一大些。他的書目中有柏拉圖的共和國，烏托邦（註一）白拉美（註二）有希洛多德（註三）吉本（註四）麥考雷（註五）加來爾（註六）普里斯科（註七）有斯賓諾沙，黑格爾，康德，叔本華。他甚至教我讀資本論。他說，他是一個怪人。他說，他想知道許多，但並不相信。他喜歡收集同一傾向的書籍。

哈里·尼爾生靜默了一會兒。隨後他說道，『你知道爲什麼我們必須非常小心。我們只有兩種懲罰，申斥和開除。你必然非常想入非非。我就介紹你，因爲我覺得你是一個好人；不過，你有被否決的可能。』

（註一）Utopia——十六世紀英國托馬斯·摩爾（T. Moore）的名著，空想的社會主義重要著作。——譯者註。

（註二）Bellamy——十九世紀美國社會主義作家，所著小說向後看（Looking Backward）與烏托邦性質相近——譯者註。

（註三）Herodotus——紀元前五世紀希臘歷史家。——譯者註。

（註四）Gibbon——十八世紀英國歷史家。——譯者註。

（註五）Macaulay——十九世紀英國歷史家。——譯者註。

（註六）Carlyle——十九世紀英國歷史家。——譯者註。

（註七）Prescott——十九世紀美國歷史家。——譯者註。

『謝謝』吉木說道。

『哪，注意聽，假如你用真姓名，你有會受連累的親屬嗎？』

『我有一個叔父，提阿多·諾蘭。他是機器匠。諾蘭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姓。』

『不錯，我相信這個姓是普通的。你有錢嗎？』

『大約三圓錢。我本來有一些，不過都用在喪事上了。』

『得，你要住在什麼地方呢？』

『我不知道。我同一切斷絕了關係。我要重新開始。我不要再有任何累贅。』

尼爾生看了看那張牀。『我就住在這個辦公室中，』他說道。『我在這裏吃，睡，工作。假如你要睡在地板上，

你可以在這裏住幾天。』

吉木愉快地笑了。『我喜歡這樣。監獄中的牀架並不比你的地板柔軟哪。』

『得，你用過晚飯嗎？』

『未用過。我把晚飯忘記了。』

尼爾生激動地說話了。『假如你以為我要佔便宜，隨你的便，』他說道。『我沒有一個錢。你有三圓錢。』

吉木大笑起來。『來，我們要去買乾魚，奶酪，麵包。明天我們要去買材料來作燉菜。我能作很好的燉菜呢。』

哈里·尼爾生把剩餘的咖啡斟進兩個杯子。『你醒過來了，吉木。你的樣子好一點了。不過你不知道你所要遭遇的是什麼。我可以把那情形告訴你，不過在你從那裏邊經過以前，你是不會瞭解的。』

吉木沉靜地看他。『你在一個地方工作，當你得到加工錢的技能時，你便被開除，一個新人補進來，你有過這經驗吧？你在一個地方工作，他們說要盡忠於公司，而盡忠的意思便是偵查你周圍的人們，你有過這經驗吧？媽的，我沒有什麼可喪失的東西了。』

『還得把憎恨除外，』哈里平靜地說道。『當你發覺你不再憎恨人的時候，你就要吃驚了。我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，不過這是常有的事。』

在那一整天，吉木煩躁不安。正在作一個長報告的哈里·尼爾生有好幾次忿忿地看他。『注意，』他終於說道，『假如你願意，你可以獨自去那地點。並沒有你不可以去的理由。不過一個鐘頭後我便可以與你一同去。我必得把這東西作完。』

『我想知道，我應不應當改名字，』吉木說道。『我想知道，你改了名字，在你身上有不有什麼影響。』
尼爾生轉向他的報告。『你接受一些吃力的任務，坐上不少時候的牢，換上幾次名字，你便覺得一個名字並不比一個號數更有意義。』

吉木站在窗口向外看。對面是一堵磚牆，把兩個建築物間的一小塊空地的另一面擋起來。一羣孩子向牆上拍手球。他們的喊聲隱約地透進關起的窗子。

『當我是小孩子的時候，我常在空地上遊戲，』吉木說道。『我們似乎時常打架。我想知道，這些孩子們是否也時常打架。』

哈里並不停下他的寫作。『他們當然打架，』他說道。『我向外一看，便看見他們。他們當然打架。』

『我先前有過一個姊姊，』吉木說下去道。『她幾乎可以打敗空地上的每一個人。她是我所見過的最好的石彈手。說實話，哈里，我見過她屈着膝打中相隔十呎的一個靶子。』

哈里向上看。『我不知道你有過一個姊姊。她遭到什麼事啦？』

『我不知道，』吉木說道。

『你不知道？』

『不知道。有趣——我並不要說有趣。這是事實。』

『你不知道你姊姊遭到什麼事，這是什麼意思？』哈里放下他的鉛筆。

『嘿，我可以把那情形告訴你，』吉木說道。『她的名字是梅。她比我大一歲。我們總在廚房裏睡。每人有一張小牀。當梅差不多十四歲，我十三歲時，她在牆角上懸起一張單子，作成一個小更衣室，在後面穿脫衣服。她也喜歡笑。時常同一些別的女孩子坐在樓下臺階上，當男子們走過時，便嘻嘻哈哈地笑。她生有黃頭髮。我以為，她還算漂亮。嘿，一個晚間，我在第二十三和福爾頓地段——原先是空地，現時是一座銀行了——拍完球，回家。我上了樓。我母親說道，『你看見梅在樓下臺階上嗎？』我說，我不會見。不久我的老人家下工，回家。他說道，『梅在哪裏？』我母親說道，『她還不會回來呢。』』

『有趣的是這件事非常惹人注意，哈里。每一個人說什麼，每一個人的神氣怎樣，我記得絲毫不爽。

『我們把晚飯延遲了一會兒，但不久我的老人家便突出下頷，發了脾氣。』『閒飯，』他說道。『梅是太得意忘形了。她以為她大到打不得了。』

『我母親生有淡藍色的眼睛。我記得她的眼睛的樣子像白寶石。嘿，晚飯以後，我的老人家坐在灶旁的椅子上。他的脾氣愈發愈大。我母親坐在他旁邊。我去睡了。我可以看見我母親從我父親面前背轉臉去，動她的嘴唇。我猜她在祈禱。她是一個天主教徒，但我父親恨教會。每過一小會兒，他便咆哮說，當梅回家以後，他要怎樣對付她。』

『在將近十一點的時候，他們兩個都進了臥室，但他們未熄廚房裏的燈。我有好久聽見他們談話。夜間有兩三次我醒過來，見我母親從臥室向外望。她的眼睛完全像白寶石。』

吉本離開窗口，坐在牀上。哈里用他的鉛筆刺桌子的上方。吉本說道，『當我第二天早晨醒來的時候，外邊已經見了陽光，那個燈依然未熄。看一隻白天點着的燈，給你一種有趣的寂寞的感覺。不久我母親走出臥室，在灶裏生上火。她的臉是呆板的，她的眼睛不大轉動。隨後我父親出來了。他的樣子完全像在眉心挨了一拳。他說不出話來。直到他去上工的時候，他才說道，『我想我要在區公署停一下。她或許撞了車。』』

『嘿，我去學校了，下學以後，我即刻回了家。我母親教我去問所有的女孩子們，她們會否見過梅。在那時，梅

失蹤的消息已經傳開來。她們說，她們完全不曾見過她。她們都爲這件事發抖。隨後我父親回了家。他也在回家的路上去過警察署。他說道，「警察們把像貌記下來。他們說，他們要張着眼。」（註）

「那一夜完全像前一夜。我的老人家和母親並肩坐在那裏，不過我父親在那第二夜什麼話也未說。第二天我的老人家又去警察署。警察們派了一個偵探去問那一區的孩子們，也有一個警察來同我母親談話。他們終於說，他們要張着眼。不過如此。我們從此以後再也不會聽到她的消息。」

哈里用鉛筆刺桌子，把鉛筆尖碰斷。「她會同可以同她逃走的比她年長的男孩子們來往嗎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女孩子們也說不知道，她們本來會知道的。」

「不過你沒有她會遭到什麼事的念頭嗎？」

「沒有。她只是忽然失了蹤，不見了。伯莎·黎雷兩年後遭到同樣的事——不見了。」

吉本用手摸他的下頷。「或許是我的想像，不過我覺得我母親比先前更靜默了。她像一架機器一般活動，她幾乎不會說過話。她的眼睛也有一種死了的樣子。不過這件事使得我的老人家發狂。他用拳頭爲一切東西鬥爭。他去上工，把蒙尼爾打包場的工頭打得昏天黑地。於是他爲了鬥毆罪坐了九十天的牢。」

（註）keep their eyes peeled——美國俚語，留意的意思。我國北方有「張着眼」的說法，意義相同。——譯者註。